

社会网络作为资源流动渠道的理论建构

雷玉琼¹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 政府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两种方式, 但目前有学者指出传统的二分法忽略了现实经济生活中其他资源配置形式的存在, 社会网络就是一种被忽视的、与政府和市场并列的资源配置方式。同时,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近几十年里出现了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现象: 社会关系成为人们事实上获取稀缺资源的有效途径。那么, 社会网络到底是如何配置资源的呢? 本文将社会网络视为资源流动的重要渠道之一, 尝试建构一个社会网络配置资源的理论框架, 认为社会网络配置资源的微观过程的实质是社会网络资本的生产及投资, 行动者的社会网络资本量决定了其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整体社会网络配置资源的宏观结果呈横向水平相似和纵向等级递减状分布。

关键词: 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资本 资源配置

Theoretical Research into Social Network as a Channel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Abstract: Government and market are referred to as two way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However, it is often pointed out that the traditional dichotomy ignores other resource allocation ways in real economic situations. Meanwhile, during China's transformation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the fact that social relation serves a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for people to get scarce resource has drawn great attent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garding social network as a resource allocation channel. It is put forward that the micro-oper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s a resource allocation channel functions by the production and investment of social network capital, during which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actor's social network capital determine his capability of getting scarce resource. In the whole social network, the macro-resource-allocation-result is of horizontal-similarity and hierarchical-reduction.

Key Word: social network social network capital resource allocation

¹ 雷玉琼(1977-), 女, 汉族, 湖南株洲人, 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行政管理学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

一般都将资源配置方式分为政府与市场两种，市场失灵的存在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干预，政府失灵的存在导致向市场自由主义的回归。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指出传统的两分法忽略了现实经济生活中其他资源配置形式的存在，有学者甚至抛砖引玉地指出社会网络就是一种被忽视的、与政府和市场并列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分析中有一种传统是把网络当作一种合作机制进行研究，针对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市场——政府二分法，把网络与市场、等级（政府）并列，视为一种重要的值得研究的现象。”^[1]

“社会网络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流动渠道”这一命题与中国社会文化甚至整个亚洲文化有一定的契合性。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有着重视人际关系的独特传统。¹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近几十年里出现了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现象：通过社会关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行为大行其道，社会关系成为人们事实上获取稀缺资源的有效途径。笔者在试图解读这一现象、分析其利弊的过程中，发现了社会网络这一极为有用的理论工具，但待仔细研读完相关文献后却发现国内外并没有学者将社会网络作为“资源流动渠道”做过专门、系统的理论研究，于是笔者才产生了建构社会网络作为资源流动渠道的理论框架的研究思路。这一研究不仅对于社会网络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的发展是有益的，而且是解读我国资源配置现实、为我国公共资源的治理寻求出路的必要且紧迫的基础性工作。

一、元理论：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及二者的关系

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是构建社会网络配置资源理论框架的元理论，因此有必要首先对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简单的梳理，同时，剖析二者的关系也有利于后面的理论建构工作。

1. 社会网络的内涵和外延

社会网络最初由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 Simmel）提出，但社会网络研究则发端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人类学。²在英国人类学家著作的传播下，美国

¹ 具体的论述可参见 梁漱溟 著，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P70-73；费孝通 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P24-30.

² 可参见A. Radcliffe-Brown, On Social Structur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40, Vol.70, No.1, p1-12; J. A. Barnes, Class and Committees in a Norwegian Island Parish, Human Relations, 1954, Vol.7, p39-58; Bott. Elizabeth,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 London: Tavistock, 1957.

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掀起了社会网络研究的热潮，社会网络分析成为社会学中一个有影响力的新的分支领域。

一般将社会网络理解为由行动者在一定文化环境中塑造而成并反过来影响行动者的一系列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2]具体来说，“‘社会网络’这个词指的是一群行动者（*the set of actors*）和他们之间的联系（*ties*）。”^[3]社会网络有两个基本要素，“结点/行动者（*nodes*）”和“联系（*ties*）”，“结”就是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联系”即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参见图1。社会网络概念中的“行动者”和“关系”这两个要素的外延随着社会网络研究的发展逐渐扩大。¹行动者包括独立的个体和集体社会组织，关系不仅指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把行动者连结起来的所有类型的联系。^[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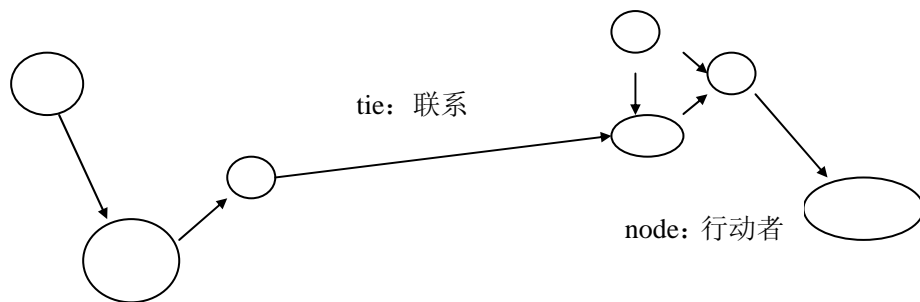


图 1：社会网络图

“嵌入性”概念为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合法性。“嵌入性”由波兰尼（Karl Polanyi）首创²，由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发展³。在波兰尼看来，嵌入性的涵义就在于经济过程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并在社会中逐渐被制度化，因此，人类的经济行为嵌入并陷入各种制度中，包括经济的和非经济的。^[5]格兰诺维特则进一步提出了“嵌入性”解释路径和“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网络）结构”假设，强调行动者之间通过社会关系互相嵌入、各种行为在一个社会中互相嵌入、互相影响，从而整个社会在宏观上表现为一个由行动者以及社会关系组成的网络。根据格兰诺维特的观点，任何对经济行为准确而全面的描述都要考虑

¹ “行动者”和“关系”两个概念的外延的发展可参见：Mitchell J.Clyde, *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s*, in *Social Network in Urban Situations*, edited by J.C. Mitchell,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9; Barry Wellman, S. D. Berkowitz,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3-4; James. S.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Vol. 94(Supplement), p95-120.

² 参见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White Plains, N.Y.: Sharpe, 1944; Karl Polanyi,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Trade &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dited by Karl Polanyi, Conrad M. Arens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 P250

³ Granovetter, M. , 1985 ,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 91, P481-510

到它是嵌入在一个主要由社会关系构成的结构中的,行动者一方面是有意识的行为主体,另一方面其行为又不得不受社会网络结构的制约。^[6]

2. 社会资本——笔者采用“社会网络资本”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晚近才出现,但关于社会资本的争论颇多,到目前为止,并无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定义。政治学 and 经济学对社会资本的解释比较接近,而社会学赋予其的涵义相差颇大。社会学中存在集体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解释,前者以科尔曼为代表,后者以林南为代表。本文将主要借鉴社会学中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的解釋,即林南的社会资本观。林南首先引入了社会资源的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界定了社会资本的內涵和外延。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源嵌入在个人的社会网络中,指的是所有那些和单个的行动者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权力和社会关系。……具体有四种类型的社会资源,权力、财富、声望和朋友之情一爱一关怀。”^[7]那么,“社会资本可以被定义为镶嵌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的概念包括三种成分:镶嵌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摄取这些资源的能力;通过目的性的行动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8]林南还特别指出了理解社会资本的两个必要前提,即“在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

本文在构建社会网络资源配置理论框架中要用到的是林南式的社会资本,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林南的社会资本思想,这里不妨采用“社会网络资本”的名称:¹社会网络资本可以理解为嵌入社会网络中的、个人关系层次的、能够带来回报的资源。具体来说,“社会网络资本”的涵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资本嵌入社会网络中;二是个人视角,即社会资本测量的基本单位是单个行动者;三是具有收益性,社会网络资本是能够为资本的所有者,即具体行动者带来回报的。社会网络资本的收益性正是社会网络能够配置资源的基础和原因。

二、社会网络配置资源的理论建构

这里虽然用了“社会网络配置资源”这一名称(文章一开头也指出有学者将社

¹ 采用“社会网络资本”主要是为了与政治学、经济学上的社会资本概念区分开来。因为,一般来说,林南式的社会资本是中国社会所富有的;同时帕特南却指出,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是不足的——此处是指帕特南式的社会资本。

会网络视为与政府、市场并列的资源配置方式),但笔者还未敢轻易下结论“社会网络是一种独立的、在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种资源配置方式”。至少根据目前对社会网络配置资源过程的理解,笔者并不打算将社会网络视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种独立资源配置方式,兴许将社会网络视为政府和市场配置方式发挥作用过程中的一个影响因素更为恰当。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资本是通过国家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并且与它们形成了互动关系,并没有替代它们。”^[9]

1. 社会网络配置资源的运作机制:“宏观—微观—宏观”分析路径

社会网络有微观的自我中心网络和宏观的整体网络之分,如果将整个社会视为一个最大的宏观整体网络,那么对其配置资源的过程和结果的有效分析有赖于对更低层次的网路分析。根据科尔曼的新个体主义方法²,个体是通常被采用的有效分析层次。据此,本文对整体社会网络系统资源配置运作机制的讨论将包括三个部分,(1)从整体社会网络系统的资源配置现象到微观自我中心网络的资源配置行为;(2)微观的自我中心网络的资源配置运作机制分析;(3)从自我、阶层中心网络资源配置行为和结果到整体社会网络系统的资源配置结果。³图2描绘了社会网络资源配置方式的运作机制讨论中宏观—微观—宏观的分析路径:这一分析路径具体将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即整体社会网络系统、自我中心网络和阶层中心网络,每个层次的分析都将采用“结构—行动—结果”的因果分析机制。

¹ 因为本论文并不打算将在某些特定社会关系中发生的赠与、捐助等慈善行为视为社会网络对资源的配置,这些引导资源流动的行为更准确地说属于道德配置。当然,如果在逻辑上不是如此讲究,那么这些行为也可以算作社会网络对资源的配置,而且依此将社会网络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种配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既然本论文并不打算将这些带有道德色彩的资源配置行为归属于社会网络资源配置,也就不会将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独立的配置方式了,而是视为依附于政府和市场资源配置过程发挥作用的一个资源流动渠道而已。

² 参见 詹姆斯·S·科尔曼 著, 邓方 译,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p3-29

³ 第二部分实际上还涉及到阶层中心网络的资源配置行为和结果分析,因为将自我中心网络的资源配置过程和结果直接综合为整体社会网络系统的资源配置结果有些欠妥,需要一个能联结个体微观层面和整体宏观层面的中介,阶层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另外,从整体社会网络中又包含着等级体系的角度来说,社会网络结构内部是一个分层的体系,个体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是描述社会结构的一个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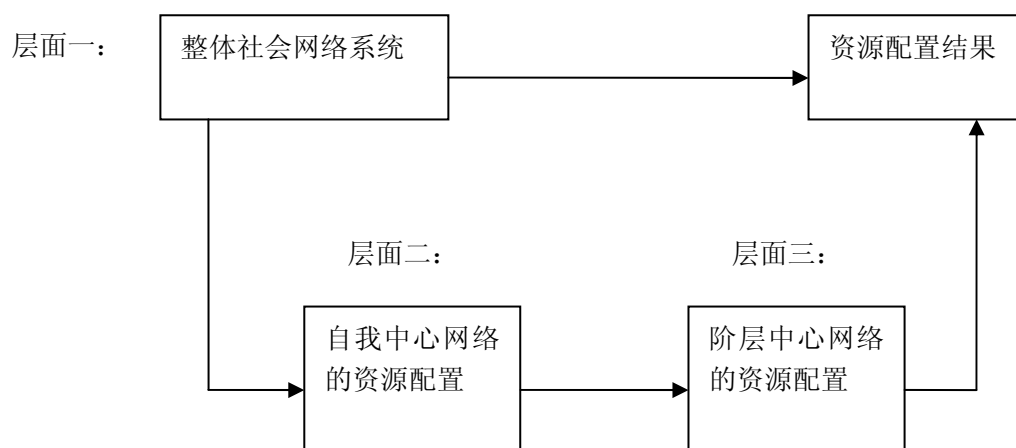


图 2：宏观—微观—宏观分析路径图

2. 整体社会网络对行动者的结构性约束

整体社会网络对行动者的行动存在着结构性约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既定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拥有量不平等的制约。

人们的“地位差异”是一种普遍现象。社会网络中嵌入着各种社会资源（潜在的社会资本），资源和位置是匹配的，位置的占据者改变了，资源却依旧依附在位置上，而且，不同的位置蕴涵的资源量是有差异的。因此，占据不同社会位置的人拥有的社会资源是不相等的，对有价值资源的相对控制和获取机会也是不平等的。^[10]根据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量的大小，整体社会网络结构内部表现为一个分层的体系，行动者是占有一定位置并被授权将规则和程序付诸实施的位置代理人。就控制和获取资源而言，社会位置是按等级排列的，作为位置代理人的行动者也就相应地按照等级排序，这一等级体系往往是金字塔状的，因为资源控制链的层次越高，位置与占据者的数量越少。^[11]整体社会网络中居于金字塔状等级体系中的某一位置的行动者必然受到他内置其中的结构的制约，首先，其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量将影响其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机会和成本，其次，其所在的位置和对应的社会网络资本量将影响其获取的资源的质和量。制约的具体过程则是在自我中心网络中完成的。

3. 自我中心网络通过社会网络资本配置资源

上文已经提到，整体社会网络对行动者的结构性制约是在自我中心网络中完

成的，制约发生在行动者通过嵌入在其自我中心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获取资源的过程中。这一过程一方面取决于网络的结构特征，即，关系的内容、强弱、规模与位置的中心性或位置的高低等，因为它们为行动者的行为提供了机会和约束；另一方面，这一过程还和行动者的选择性行为相关，在相同的制约中不同的行动者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图 3 描绘了自我中心网络配置资源的过程：第一部分是自我中心网络及其结构特征；第二部分是行动者的选择性行动，主要在社会交换过程中实现；第三部分是行动者的行为结果，即稀缺资源的获得。其中，第二部分是关键。

在第二部分，行动者通过自我中心网络获取资源的行为可分解为两个过程：社会网络资本的生产和投资。社会网络资本的生产体现为社会关系的建构或巩固，社会网络资本投资的过程就是实现收益的过程，即利用社会网络资本，包括关系人的地位、财富和权力等获得工具性回报（在本论文中主要是指稀缺经济资源）。行动者在自我中心网络结构提供的机会与约束下选择联系人，选择社会关系，选择行为。选择性行动本身对于结果具有重要意义，两个社会关系相似的行动者的行动结果可能不同，这取决于他们的选择行为。^[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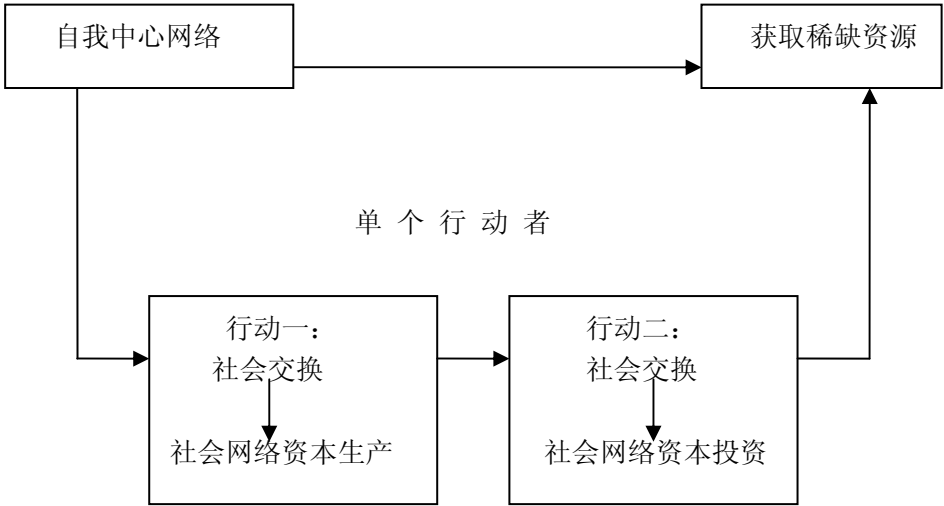


图 3：自我中心网络配置资源过程图

4. 从阶层中心网络的资源配置到整体社会网络的资源配置

阶层中心网络配置资源结果的确定依赖于一个分析人们生活互动交往的模型。霍曼斯研究开发出了一个关于行动者互动行为的情感—互动假设：个体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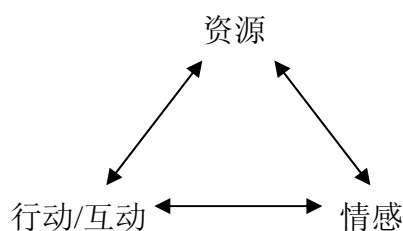


图 4：同质原则¹

越多，他们越可能共享情感，越可能参加集体活动；同样地，个体共享情感越多，他们越可能互动和参加活动，情感与互动之间是正相关关系。^[13]林南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情感—互动—资源假设，见图 4，拥有相似资源的个体与他们的互动数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彼此接近位置的个体更可能发生互动。根据资源的一致性与可转换性原则，只要资源价值是等量的，多重资源结构中的相似位置的占据者可以互动，这种跨维度的资源交换在大多数社会中的常见性，导致在一种资源方面拥有相对高水平的位置的占据者也倾向于在其他资源方面占据相对高的位置，任何现存的社会网络结构都反映了包含多种不同种类有价值资源的多重等级制结构的复杂性。^[14]

图 5 描述了从阶层中心网络的资源配置到整体社会网络系统的资源配置结果的转换。同一个阶层或相似阶层的人们拥有着相似数量的资源，呈横向水平相似的状况。在整个社会网络体系中，行动者占据的位置越高、权威越多，能够控制和利用的资源就越多，其社会网络就越能为其带来更多的资源，从而对有价值资源进行控制和使用的不同位置构成一个连续的等级体系，资源呈倒金字塔状在各阶层间分布。如此一来，整体社会网络系统对资源的宏观配置结果呈横向水平相似和纵向等级递减状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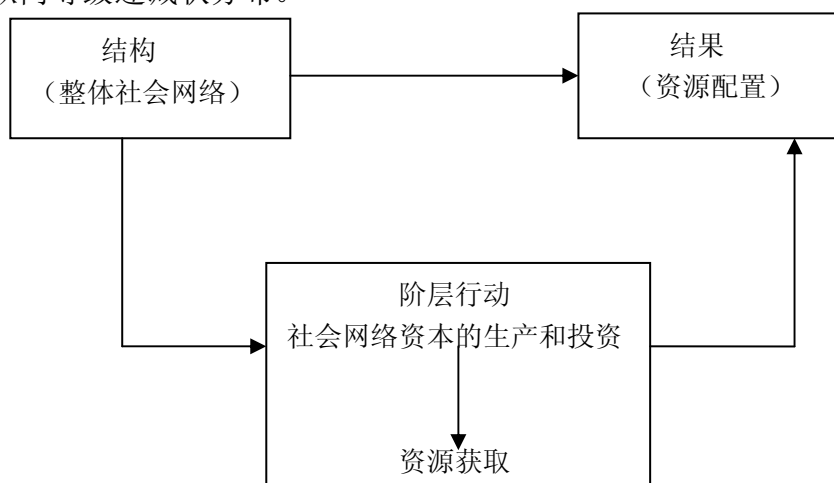


图 5：从阶层中心网络资源配置到整体社会网络资源配置图

¹林南 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p38.

三、结语

行动者通过社会网络获得一定的资源（物质的或是精神的）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进而言之，社会网络是资源流动的一个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题中之意。本论文只是一个建构社会网络资源配置理论框架的尝试，不成熟性是肯定存在的，但希冀以此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学者从这一角度寻求能够解释和分析我国目前存在的社会关系作为获取稀缺资源的有效途径之一和公共资源治理危机等现象的有力工具。

参考文献：

- [1]张其仔， 社会资本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p3.
- [2] Mustafa Emirbayer, Jeff Goodwin, Network Analysis,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4,Vol.99,No.6, p1411-1454.
- [3] Barry Wellman, S. D. Berkowitz,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3-4.
- [4] Wasserman Stanley, Faust Katherin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7-38.
- [5]Karl Polanyi,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Trade &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dited by Karl Polanyi, Conrad M. Arens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 p250.
- [6]Granovetter, M.,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p481-510.
- [7] Lin Nan, John C. Vaughn and Walter M. Ensel, Social Resource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Social Force, 1981,Vol.59, No.4, Special Issue,p1163-1181.
- [8] 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p24.
- [9] [美] 罗伯特 D·帕特南 杨蓉 译，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A].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p155-164.
- [10] Nan Lin, Inequality in Social Capital, Contemporary Sociology, Nov.,2000 Vol.29, No.6,p785-795.

- [11] Nan Lin, John C. Vaughn and Walter M. Ensel, Social Resource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Social Force,1981,Vol.59, No.4, Special Issue,p1163-1181.
- [12] [美]詹姆斯·S·科尔曼 著, 邓方 译,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p153-154.
- [13] 参见 Homans, George Caspar, The human group,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1950.
- [14]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p36.